

劉河耕



吳中菴詩集

吴中蕃诗琴详释

刘河 释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封面题签:王萼华

责任编辑:袁华忠

封面设计:龙 英

技术设计:张 武

吴中蕃诗萃详释

刘 河 释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阳南明佳合印务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75 印张 37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1560 本

ISBN7-221-04996-3/I·1137

定价:20.00 元



中蕃先生画像

前 言

诗人吴中蕃（滋大），明末清初贵阳府人。户部郎中吴淮（徐川）之孙，兴宁知县子琪之子。生于万历戊午（1618）年腊月初九日卯时。行四。卒于康熙丙子（1696）年正月初六日子时。享年79岁。葬于镇宁属华楚枝（今平坝县）土门寨大坡。

中蕃早岁通经，曾游学江南，结交吴越名士。于崇禎壬午（1642）年乡试高中举人，时年24岁。其著述，文有《四书说》、《曲台捷取》、《听古集》、《响怀堂文集》、《文集续稿》、《黔书通志补遗》；诗有《敝帚集》、《响怀堂集》《腐草》、《断砚草》、《断砚草二集》及其《韵会》诸书。删定有《坡仙集》、《明文选》、《明高·杨·张·徐集选》、《曹能始诗选》、《袁海叟诗选》。除《敝帚集》存诗千餘首外，其余皆湮灭无存。

甲申（1644）年满清定鼎燕京，金陵明尚为南明所看。永历庚寅（1650）年，中蕃出任遵义知县，县治有令绩，又兼永历政权擢为重庆知府。永历六年（1652），孙可望（桂王）朱由榔居安隆所（今贵州安龙县），因中蕃在普安抚恤荒政，政声大起，于是擢礼部仪制司郎中，兼吏部文选司郎中。后因言事忤旨而罢官归家，诰授中宪大夫。永历十一年（1657），孙可望败走降清，封为“义王”，以洪承畴为经略，率吴三桂等进攻云贵。洪承畴力荐吴中蕃于顺治皇朝，而公守义婉辞。清兵平定云贵后，中蕃奉母唐太君逃入真龙山，以诗文著述为乐。他在《龙山六咏》序言中说：“钴姆愚丘以子厚而得名，名固视其人哉！然钴姆愚丘之得名，子厚之不幸也。”他认为真龙山的“一拳一勺不至辱吾墨濡者，辄予以品题，又各锡（赐）之以嘉名，或以

形，或以致，或以意，要使境足运吾笔而不惭笔，可永斯境而无憾！”他借镜《永州八记》的意象写法，命名山水，而作了《款端峦》、《旅魂岑》、《蝶颐泉》、《却月洲》、《籍春洞》、《淡炎瀑》五律六首，欲“后之人按吾诗以索境而境传，按斯境以索诗而诗亦传，两相待而相寿。”可见中蕃之志有类子厚者。

此时，清政府以云南知府相召，他力辞不就：

四十投簪亦未迟，尚惭元亮已先之。

山山芝美将焉待，岁岁薇柔好共谁？

岂是长歌真当哭，敢云浊饱不如饥。

一身去就寻常事，焉用夸明论决为。

（《得准滇郡之辞胡止戈以诗见美就韵酬之》）

己亥（1659）年正月，清军占领云南全省，永历帝由腾越走缅甸。三月，清政府正式任命吴三桂镇云南，并传信欲邀中蕃入幕出仕。因赋《自矢》以表白：

息意事躬耕，途穷岂倒行。

四时常衣褐，一饭不求羹。

鍼至邀蜚诉，诗成送月评。

丈夫死则已，何至易平生。

辛丑（1661）年，吴三桂俘获永历帝。壬寅（1662）年四月，杀永历父子于昆明。中蕃伤心地写了《哀乱》兼及哀民七律：

生意将穷发杀机，子臣惟见父君非。

玄黄有血看龙战，赤白多丸见羽飞。

井灶尽夷岩作舍，桑麻久废铁为衣。

侯王自负谁真是，枉把烝民当豕豨。

自此，中蕃隐居山林十余年，坚卧不出。

癸丑（1673）年十一月，吴三桂杀巡抚朱国治等，举兵反清，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以明年（1674）为“周”元

年。贵州提督李本深响应。吴三桂遣王屏藩攻川，马宝等攻湘，陷沅州。消息传至京师，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（明宗氏），谋放火起事。京城清兵闭城搜捕杨起隆，流言将驱逐城内居民，人心恐慌，纷纷逃往西山等处。四川巡抚罗森，提督郑蛟麟叛清响应吴三桂。二月，吴兵陷常德、澧州、长沙、岳州。接着，广西将军孙延龄叛清，耿精忠也叛清，遣将分攻浙江、江西、广东，并联络台湾郑经攻打潮、惠二州。接着，襄阳总兵杨来嘉，河北总兵蔡禄等皆叛清。吴中蕃见吴三桂树帜反清，心中自释前嫌。

丙辰（1676）年，吴三桂礼聘吴中蕃为总理部曹，公屏绝家事而行，想助三桂反满复明。于是写了《别家》一诗：

悔莫埋名字，从兹那得安。

疏原为世弃，老更别家难。

欲已谁容已，相宽总不宽。

蒲征虽盛事，终觉懒投竿。

（用蒲车征用隐士）

吴中蕃幻想吴三桂反清复明，也可从《昆明看龙挂》一诗中，探其端倪：

“陬谿蟠蛰知几个，独尔逍遥归帝座。”……

龙挂在水涯山角之间盘屈不动，如此情况者能有“几个”，即有几条龙类似啊，“独尔”，只有永历帝朱由榔能逍遥自在地回到皇帝的宝座之上。意思是说，福王垮台了，鲁王逃亡入海（指台湾）了，唐王被俘处死了，只有你桂王（永历）能在西南“归帝座”，诗人为此而庆幸。而“刘氏养龙时饥饿，池中之物云雨佐。”这两句说，汉家刘氏养大的真龙，不时地受到饥饿（无人辅佐），他就像池中之物，需要用云雨来帮助他。这里借“刘”指“朱”。可是不幸得很，日出天晴，“须臾日出青冥破”，龙无活动的余地了（永历帝已经被杀害了），诗人心情非常沉重，只有“……悯默还余坐”了。

戊午（1678）年三月初一，吴三桂在衡州（今衡阳）公然称帝，年号昭武。吴中蕃在幕府中，心情十分难过，觉得自己上当了，“复明”的希望完全破灭了。援笔写了两首《幕中》五律：

老至孰余宗？年来叹已重。
依人聊气色，寄食且从容。
草草劳人事，栖栖佞者踪。
生当戎马日，何处是高峰？

本自簿书佣，胡为厌老农？
携来五寸管，听尽几宵蛩。
未敢轻弹铗，何妨比赁舂。
丈夫难自树，犹道泛芙蓉。

己未（1679）年，中蕃脱离昭武政权，返璞归真，而回到龙山家中。当其归时，写了《发昆明》诗：

狂霖忽尔止，天亦喜人归。
野蓼红相傍，山云白导飞。
尽人知不返，送者自应稀。
行矣将安恋，故园香正馡。

公之归也，（中蕃正月抵家）。保持忠厚节操，而为一代完人。自是改号为“今是山人”，题堂曰“响怀”。终老林泉著述，绝计不再复出。于是写了《终隐》：

已定栖心计，无为筑道旁。
数家成聚落，小径接浮梁。
巷曲鸡豚娱，泉遥麋汲妨。
不能康四海，何敢薄耕桑！

中蕃自入龙山归隐，前后避地十七年之久，以“冷眼观世事，无力救鸡虫”的心态，写了许多不可“明以告人”的诗作，如《僻居》云：

僻居少人事，食已步逍遥。

才罢青蝇市，旋看赤蚁朝。

轻雷萦远岫，骤水蚀平桥。

物候纷何止，闲心识长消。

中蕃在山中，茅漏屋破，人不堪其忧，他却闲适自得，达观为怀，写了《于茅》一诗：

屋老自玲珑，欺凌任雨风。

苍苔登脊厚，索菌据檐丰。

欲理艰于食，非时责在蓬。

怀安无远志，未可责衰翁。

中蕃为什么要自苦山中呢？这与他的民族气节有关。自身为南明命官，生不作二臣，死不为逆鬼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而《登堊》诗是他最好的表白：

屹屹将何济，悠悠只自伤。

亦知贫可贺，敢道寿非祥。

终日聊为计，千秋孰与扬？

荒丘如浪涌，若个骨能香？

戊午（1678）年八月，吴三桂寿终正寝。十月，三桂孙吴世璠在衡州即帝位，改元“洪化”。旋赴贵阳，胁迫吴中蕃出来任职。中蕃坚意不从。早年在江左与他交情至深的明末桐城学者方以智，赠以祖传石砚，中蕃随身携带，爱如至宝。当吴世璠威逼时，他装疯病佯狂掷砚，狂呼大叫，胡言乱语，才得脱免。事后，他庆幸地写了《有避》诗：

韋俗无高论，奔蹄鲜逸轮。

检辞酬险士，侧足避忙人。

辛酉（1681）年，康熙二十年十月，清军攻破“洪化”的最后堡垒昆明城，吴世璠自杀，“三藩之乱”结束。吴中蕃将断砚补好使用。为了纪念掷砚所作的诗集，名曰《断砚草》；以前所

作的诗歌名曰《敝帚集》。他在《敝帚集自序》中，阐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辑编目的，乃求诗界知己，删定字句，并溪平生而已。他引虞翻的话说，“天下有一人知己，足以不恨。”“余无可致人之知者，何敢恨人之不我知？”

吴中蕃《敝帚集》，始于癸未（1643）年（崇祯十六年），迄己未（1679）年（康熙十八年），共成诗1091首。四言古诗29首，五言古诗126首，七言古诗76首，五言律诗326首，七言律诗202首，五言排律27首，七言排律2首，五言绝句140首，七言绝句156首，六言绝句7首。也是诗史上的一大家。因此受到以《桃花扇》传奇驰名于世的孔尚任的充分肯定。此前，他曾在《官梅堂诗集序》中写道：

“吾阅近诗选本，于吴、越得其五，于齐、鲁、燕、赵、中州得其三，于秦、晋、巴蜀得其一，于闽、楚、粤、滇得其一。至于黔贵则全无。虽天之生才，其聚散多寡之数不可得知，大抵诗之所在，即才之所在也。”

这不但否定了贵州诗歌的存在，而且也否定了贵州人才的存在。可是当他读了吴中蕃《敝帚集》之后，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认识，在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后，竟为《敝帚集》写了一篇序言，重新肯定了贵州诗歌的存在价值：

“(黔阳诗)非全无也，有之而人不知，知之而不能采，采之而不能得，等于无耳。余论才而不及之也，固不任失言之咎矣！顷，唐子御九自黔阳来，盛言其地人才辈出，诗文多有可观者，余漫应而疑之。后出《敝帚集》二册，拉余共读，乃其地遗老吴滋大先生之藏稿。先生为人，余无从悉其概，观其诗，则身隐焉文之流，多忧世语，多疾俗语，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。屈子之闲吟泽畔，子美之放歌夔州，其人似之，其诗似之……兹果得《敝帚》一集，杂体千余首，即中原名硕夙老以诗噪者，或不能过之，乃知其中未尝无人。”

锡山（江苏吴锡）学者、诗人顾彩亦序《敝帚集》曰：“读其诗，若颜、若谢、若陶、若杜。盖才大学博，郁郁不得志于时之所为，想见其人，亦今商山之四皓，香山之九老。衣冠甚伟，迥非时辈矣！……于诗以《敝帚》名，意其有不敝者长存于胸中也耶？夫黔，古蜀境。蜀之人，文若司马相如、杨雄、眉山苏氏父子，表表天壤矣！”

孔尚任，顾彩将吴中蕃与屈原、杜甫等伟大诗人相比并，并非随意奉承，也不是溢美虚夸之辞。“时代造就诗人，诗人包扫时代”，中蕃身处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之际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许多伤心触目之事，必然会深深地左右他的创作灵感，这就决定了他的题裁和内容是“伤时感乱”之作。这正是屈原、杜甫诗歌的最大特色。如《设兵》诗：

“设兵以靖人，人靖兵可息。未闻倚兵威，无故思战克。征缮苦不休，奸婪从此匿。遂使水火民，昧死怀反侧。此时议用兵，兵劳思作贼。兵民互为用，其祸乃不测。与得良将千，毋宁良吏一。治平在安养，此语非无识。”

此诗指出设兵的目的在安民，统治者把军队作为一己之私，人民势必陷入水火，社会如何不动乱？诗人警告统治者重吏为要，设兵为次，安民为本。又如五绝《效沈千运古歌仍其起句》五首，把北邙山不种田，尽埋死人骨的残酷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。“北邙不种田，但种松与柏。松柏尽为棺，犹有无棺骨……。”

接下几首，又从“寸寸无空闲，挥锄哪可得”的垒垒坟莹说明死人之多，补充了仅砍松柏而不能写尽的内容。甚至还把埋葬死人叫做“种齿”和“种发”，而不种庄稼。嘲讽之意直透纸背。造成尸骨累累的直接原因，是战乱和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。又如《壬寅冬过斗光河》描写淘沙（金）工人的悲惨遭遇：“入即枯骸出始人，夜台犹抱砂床寝。采得精华傍水淘，残

脂剩蕊逐沦漂。”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自己一无所有：“尺土泥沙皆有主，月课分牌输大贾。研硃煮汞各因材，半入私囊半公府。”再如七律《丁亥纪乱》一首，把官兵刻画得比作者笔下的“贼”还要坏。官兵搜刮民财简直像梳头的篦子那样，无细大之分，以刮尽为止。特别是在《塞下曲》中，表现了诗人对战争的愤怒和声讨：

生男何用向沙州，说着沙场泪已流。

甲背常驼千里月，角声不断四时秋。

马甘苜蓿犹馀瘦，雕快平沙亦带愁。

万里长城皆骨砌，从来能得几人侯！

战争四时不断，战马变瘦，战鹰发愁。莫说亲身赴边的人是何等痛苦，就连口头上提起沙场，也会伤心而落泪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中外古今战争历史从来都是如此啊！

另外，有一首古体《采蕨者》，写的是人民受苛捐杂税的剥削，连起码的生活条件也不能维持，只好采蕨充饥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。对此，诗人予以深切的同情：

习饥渐成俗，采蕨宁辞碌。十室九闭门，

尽若逃亡屋。挥锄力已无，湿土汗如粟。

一茎百吁喘，寸壤劳反复。未审肠果充，

但见白骨矗。齿突缩双颐，泪枯深两目。

虽或缓须臾，相看成异族。采蕨苦不多，

蕨多苦颠仆。行行还屡坐，意往步难速。

谁家所娇儿，道旁啼且逐。顾之未暇哀。

转幸身孤独。伤心比月来，蕨衰粉莫漉。

不见村舍烟，惟闻远近哭。谁怜稼穡翁，

终岁只枵腹。问之何因尔？杭稻非不熟。

这首诗，不但描述了农民在冻饿中的痛苦生活，而且还从侧面揭示了贫苦的根源，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盘剥者的仇恨。残朝薄

宦，抗志西山，直书所见，粗服乱头，不屑屑句揉字炼以为工，而质厚气苍，自然瑰异，的确是“多忧世语，多疾俗语，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。”其他如《扫雪》、《食笋》、《七月十三夜赋得山月歌》、《竹天》、《忆梦草园池》、《寄潘士雅》、《早春田园》、《入峡》、《鹤鹄》、《赠许明谷》等，都是难得的佳作。《鹤鹄》中的“众鼠任偷不死药，五芝应属有心人”；《赠许明谷》中的“如今死共弥衡语，千古应无骂座人。”等都是赞赏的佳句。

至于《敝帚集》诗作的艺术特色，是胸次高旷，诗境奇雄。如锡山顾采所说：“有不敝者长存于胸中也耶！”如《金山寺二首》：

耻与众山伍，冲波别出奇。
地天都不借，江海莫能移。
风逆徒延跂，身登忘险危。
中泠名太盛，反使后人疑。

江心呈岛屿，疑是蜃嘘楼。
尚觉孤茎动，无妨巨浪搜。
橹声时和磬，窗影或衔鸥。
何处客尘浊？居然在十洲。

这两首五律，借《金山寺》进行自我剖析，写出了坚强不屈的亢直的性格。特别是“何处客尘浊，居然在十洲”，真是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。又如《友人赠担当画》：

春风引梦入天台，杖底烟云拨不开。
讶道寒峭生枕簟，有人昨日送山来！

“山”，竟然可以“送来”，“画”，竟然使“枕簟”生寒，这是何等气概！“不敝者长存胸中”之故也。再如七律《新柳》“莫嫌力弱全无定，长得人怜只是柔。我欲相从学垂手，腰肢如铁不风流。”

与“新柳”对比，诗人刚直不阿的性格，展露无余。特别是“谢友人招”，更是“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”。

此生何意及昌辰，得在山中奉老亲。

未妨遽抛藜藿味，那能轻掷乱离身？

曳碑痛哭非佳士，扣角长歌岂异人。

麟凤尽投天网去，可无一个作遗民！

此类伤时之作，在《敝帚集》中随处可见，难怪孔尚任断定：“即中原名硕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”。顾采则从另一个角度论曰：“方其生长于穷山阻水间，目未必尽天下之书，交未必尽天下之友，而负此瑰奇之志，慷慨之怀，山川不足以间之。卒焉读尽天下之书，交尽天下之友，而其文其人重于海内，不令一隅得而私之。今先生之居，去诸古人不远，其亦旷百代而相为辉映者乎？信若是，则先生所怀当有慷慨瑰奇不可一世之慨，特为时命所掩而未尽彰彰者，独其诗云乎哉？特代先生足迹所及以走先生之名，使当世聊知有先生焉尔。”

①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，由于山川的阻隔，经济的落后，有诗堪传者，岂仅中蕃一人而已。自西汉武帝以来，就有盛览、尹珍、孙应鳌、潘润民、潘士雅、谢三秀、越其杰、杨龙友、周渔璜、郑子尹、莫友芝，凡数十百家。这些诗人的诗作大多有作无注，不便于青年人阅读，更不便于世上流传。有关单位和人士组织我等注释周渔璜《桐野诗集》之后，又启发我详释《吴中蕃滋大诗集》。注释时，仅依莫友芝所辑《黔诗纪略》为据，并参《敝帚集》互为订正。莫氏将吴诗遗萃为395首，根据其遗族的要求增加了《忆梦草堂园池》、《壬子秋九月为旦儿娶妇论书此示之》二首，共397首，名之曰《吴中蕃诗萃详释》。工程浩大，由于个人水平有限，兼之参考资料奇缺，注释中遗漏、错误在所难免，敬希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教。

1997年9月刘河识于唾云楼

《敝帚集》自序

吴中蕃（滋大）

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，不自知其非宝也。当其一语之出，自谓赤水之元，而识者已掩口于其后。黔故天末，采风之所不及，顾欲以卮言绪论妄意千秋，其谁许我？虽然，春鸟鸣春，秋虫吟秋，见其所然，言其已然，亦各适其意而已。计余壬午以来，百折多虞，故其音嘒嘒哀以思者，吊月之寒蛩；静以穆者，唳霜之只鹤。今老矣，始获坦步而履，择枝而巢，聊优游以卒岁。然而发变睛眊，神爽渐移，诂非忧思之为效耶？念岁月之舍我，感性灵之不居，乃辑故编，稍为伦脊，始癸未，迄己未，凡若干首。嗟乎！德修无述，冉冉其将以有限之心血，日茧抽而颖拔，余其见斥于道民也夫！编成，将欲自负车前，遍贄名宿，冀获一字之删订，不则，碎琴都市，共证平生，而今已矣！虞翻曰：“天下有一人知己，足以不恨。”余无可致人之知者，何敢恨人之不我知？且世有王朗、蔡中郎，而后《论衡》乃不徒作；有石簒、袁中郎，而后文长可以不死。俯仰人群，千古一遇，又安得人梵天以质讹藏婆竭以永寿哉？是《帚》也，微独人敝之矣！己未夏五，今是山人自识于响怀堂。

《敝帚集》序

孔尚任

余尝作《官梅堂诗序》，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，以十分为率，于吴越得其五，齐、鲁、燕、赵、中州得其三，秦晋、巴蜀得其一，闽、楚、粤、滇再得其一，而黔阳则全无。非全无也！有之而人不知，知之而不能采，采之而不能得，等于无耳！余论才而不及之也，固不任失言之咎矣！

顷，唐子御九自黔阳来，盛言其地人才辈出，诗文多有可观者，余漫应而且疑之。后出《敝帚集》二册，拉余共读，乃其地遗老吴滋大先生之藏稿。先生为人，余无从悉其概，观其诗，则身隐焉文之流，多忧世语，多疾俗语，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。屈子之闲吟泽畔，子美之放歌夔州，其人似之，其诗似之。方今声教四洽，虽丛箐邃谷，皆成邹鲁。偶得容美田氏一家，谓此古桃源地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，今且彬彬儒雅，与中原名硕通编纆成此径尺之集。而黔阳居冠盖之孔道，元明以来已入版图，曾无一二人焉。应山川之气，读书学道，稍有著作，亦理之不可信者。兹果得《敝帚》一集，杂体千余首。即中原名硕夙（老）以诗噪者，或不能过之，乃知其中未尝无人。而轮蹄之往来，疲于险阻，怵于猛暴，惟恐过此不速。即官其地者，视为鬼方蛮触之域，恨不旦夕去之。而其中之人又朴略无华，不乐与荐绅游，脱非御九久寓其乡，结为亲串，亦奚以得此集而来！阅《集》中酬酢赠答，其不为御九所得者，尚不乏人，安能一一搜而传之。与十五国人才衡长量短，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，岂非其盛事？虽然，托始之人而即为忧世疾俗、支离漂泊

之人，诗真不可为也哉？康熙甲戌孟夏阙里孔尚任序于燕邸之岸堂。

《敝帚集》序

顾 彩

先生生黔中，距都八千里而遥，忽有传先生诗以来示余者，而先生之人品。先生之性情，先生髣髴之声音，与夫襟裾之动止，若接于目也。读其诗，若颜、若谢、若陶、若杜，盖才大学博，郁郁不得志于时之所为。相见其人，亦今商於之四皓，香山之九老，衣冠甚伟，迥非时辈矣！而萦吾梦想，久之不去。盖不啻先生之亲其身，越八千里而来也。乃喟然叹曰：“人之不可已于言也如是。夫当代岂乏名公巨卿？苟其言之不能几于道迹，则艳而慕之，远则已焉。”今都人士皆将曰：“黔中有吴滋大先生者，好学深思，古君子也。抑涉历多艰，不求闻达之高士也！”诎非以先生之言独能几于道，故为之服膺思慕哉！而先生方且默然，若以为未足也。于诗以“敝帚”名，意其有不敝者长存于胸中也耶？

夫黔，古蜀境。蜀之人，文若司马相如、杨雄、眉山苏氏父子，表表天壤矣！方其生长于穷山阻水间，目未必尽天下之书，交未必尽天下之友，而负此瑰奇之志，慷慨之怀。山川不足以间之，卒焉读尽天下之书，交尽天下之友，而其文其人重于海内，不令一隅得而私之。今先生之居，去诸古人不远，其亦旷百代而相为辉映者乎？信若是，则先生所怀，当有慷慨瑰奇不可一世之慨，特为时命所掩而未尽彰彰者，独其诗云乎哉？诗之传，特代先生足迹所未及以走先生之名，使当世聊知有先生焉尔。先生前